

古萌欢脱掌门人江静九
携新作爆笑回归

脸贵如你

江静九著
JIANG JING JIU
WORKS

我愛你就像愛我
自己的臉，你和我
的臉一樣貴！

有洁癖，爱毒舌，还食言，
这些都忍了，可是
一个大男人每天敷面膜，
这个真的不能忍呀！

“颜值连城”太史烨，
超萌无敌，爱脸如命，

遭腹黑皇上指婚，却被郡主嫌弃：

“本郡主乃一代大将军，
才不要嫁给敷脸狂魔！”

脸贵如你

江静九著
JIANG JING JIU
WORKS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脸贵如你 / 江静九著. — 北京 :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7-5190-1394-3

I. ①脸… II. ①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84583号

脸贵如你

著 者: 江静九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张 山

复 审 人: 王东升

责任编辑: 王 萌 周 欣

责任校对: 傅泉泽

封面设计: 周 丽

责任印刷: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100125

电 话: 010-85923063 (咨询) 85923000 (编务) 85923020 (邮购)

传 真: 010-85923000 (总编室), 010-85923020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lus.cn>

E-mail: clap@clapnet.cn zhoux@clapnet.cn

印 刷: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

装 订: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1230mm

1/32

字 数: 150千字

印张: 9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1394-3

定 价: 26.80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目录

- 001 第一回 这个奇葩叫太史烨
013 第二回 严重的洁癖症患者
024 第三回 女人火气大老得快
040 第四回 奇葩个性欠揍的嘴
051 第五回 我快要不能呼吸了
063 第六回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075 第七回 你开的局，你来结束
087 第八回 莫要伤到花花草草
098 第九回 新口味并不适合我
109 第十回 臣亲自向先帝请罪
120 第十一回 敷脸洗澡的事不急
132 第十二回 陈国第一云淡风轻
143 第十三回 如果有天你爱上我

CONTENTS

◎ 目录

- | | | |
|-----|-------|-----------|
| 155 | 第十四回 | 高端坑妹毫不手软 |
| 167 | 第十五回 | 你总是在这时出现 |
| 179 | 第十六回 | 路见不平，拔刀相救 |
| 190 | 第十七回 | 这或许是命中注定 |
| 206 | 第十八回 | 我喜欢你，很喜欢你 |
| 218 | 第十九回 | 临阵倒戈，四面楚歌 |
| 230 | 第二十回 | 你不同意，我便不死 |
| 240 | 第二十一回 | 我在这里，你不用怕 |
| 251 | 第二十二回 | 梦里寻她乃千百度 |
| 258 | 第二十三回 | 总有一日会是晴天 |
| 273 | 番外 | |
| 281 | 后记 | |

CONTENTS

第一回



→ 这个奇葩叫太史烨

自前朝覆灭以来，各诸侯国之间战乱纷纷。经过数百年的征战后，终于形成了四分天下的局面。位于东方祥瑞之位的是吞并了周围各个小国而新建立的政权——陈国，且其气焰最盛。

而传说在气焰最盛的陈国出了一个奇葩。

这个奇葩叫太史烨。

这个太史烨乃陈国开国元勋太史延之子。太史延劳苦功高，战功赫赫，却在与楚国一战中因救老陈王而死。老陈王感念太史延的忠心和恩德，特赐太史家九代免死金牌，重点培养了他的独子太史烨。

于是——

太史烨不负众望，在二十岁那年，以一人之力击退楚国大军，并且斩杀楚国战神，生擒楚王，立下大功。新继位的陈王慕容祁亲封他为一品瑾国公、御赐王兄，却在三个月后将其贬至陈楚边境小城做九品县令，升职降职速度创下纪录……

一年后，太史烨因平乱有功，被提升为二品督统，却因为边关风沙大，皮肤干燥，敷面膜时间过长而误了接任吉时，重新被贬斥为九品县令，成为大陈第一位连官印都没摸到就被打回原形的“英雄人物”。

日理万机的皇帝陛下颁出旨意的时候眉头拧成了一团，面上似有忧思成疾之色。主管太监李公公分析道：“太史公子自小就与众不同，有洁癖，爱‘干净’，我行我素，嘴巴又不饶人，朝中自然没有人愿意同他亲近。既然如此，不如……”

慕容祁放下朱笔，心念一动，已经有了主意，随即展眉，喜笑颜开，叹道：“你说得有理，是时候找个凶悍点的娘子治治他了……”

半个月后，陈梁边境妖风连着吹了好几日，又阴雨绵绵不见放晴，身处陈梁边境的守边将军，大陈唯一一位女将军公孙羽的桌案上放着四份传她回朝的诏令。

公孙羽的脸色比外面的天色还要阴沉三分。

身为慕容祁的御赐皇妹——朗月郡主，公孙羽只在一个方面了解她的皇帝哥哥，就是当他在诏令里写有好事要告诉她的时候，一般都会是晴天霹雳，好比说给她结姻缘。

慕容祁在公孙羽十七岁那年举办过一场盛大的招亲大会，广招文武双全的才子前来参加，各富家子弟听说公孙羽乃女中豪杰又美艳倾城，于是争相前来。

结果就在当天，公孙羽顺利创下“一夜战七郎，全都揍趴下”的纪录，从此成为全大陈男子争相躲避的对象，这让她有点难堪。

于是，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这一次，公孙羽准备大胆地抗旨了。

而当慕容祁给公孙羽发下第五份大意为“不回朝就收兵权”的诏令时，去往陈楚边境的调职令也发了出去。慕容祁让太史烨官复原职，即刻回朝。不过只是复了他瑾国公的身份而已，并且特许他洗完澡、敷完面膜再接任。

做完一切准备的慕容祁笑逐颜开，连带着陈王都庆城的天都艳阳高照了好几天。可在灿烂阳光下，却是陈国一群忠君爱国之臣的阴霾。

一时间，王都内朝臣议论纷纷——

“皇上如此也太纵容太史烨了，他再恃宠而骄岂不要翻天了？”

“的确如此，真是浪费了那块九代免死金牌了。”

……

太史烨的马车就在这样的流言蜚语中驶进了庆城。

大街上行人纷纷络绎不绝，见到这样豪华的马车驶来，纷纷退避三舍，指指点点。驾车的元昊有些担忧地问：“公子，百姓们可都在议论你呢，‘太史烨’三个字直接宣之于口啊！”

车内之人优雅地横卧着闭目养神，脸上敷着一块面膜，语气慵懒：“能让他们将本公子的名字挂在嘴边，是本公子的荣幸。”

可不是吗？谁会把自己的名牌挂在马车上啊？谁比你太史烨有名气啊？谁自己找虐啊？

元昊随口问道：“说来皇上怎么突然转性了？我连在边关的防尘面罩都准备好了，可一次都没用就回来了。”

太史烨依旧懒洋洋的：“最难测帝王心，阿祁他学坏了啊，连这么阴险的招数都运用自如了。”

马车车轮滚滚碾过大街小巷，却猝不及防地在看上去挺拥挤的地方迎面撞上飞驰而来的马。

马上之人勒紧缰绳，马就前蹄离地，嘶鸣一声，双蹄再重重落地，惊吓到了马车前的那匹马。元昊还未及反应，马车就已经冲向了小摊贩那里，直直地撞塌了人家的臭豆腐摊子才算完。

当这边元昊还惊魂未定，瞪大眼不知该怎么办的时候，车里的人已经苦闷地叫了起来：“是谁敢把这么恶心的臭豆腐往我的车里丢？”

半晌后，又传来一声哀号：“啊！我快不能呼吸了！”

坦白说，只有在太史烨被“污染”的时候才能看到他失态的样子。

马上之人悠闲地趴在马背上，饶有兴致地看着这辆被哀号声震得颠了颠的马车，扬声道：“太史烨，这么多年不见，你还是一样矫情啊。”

马车帘子被猛地掀开，露出太史烨一张面敷着膜的脸。他立刻将面膜扯了下来，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顺带搜寻了一下说话之人是谁。可还未寻到，就已经感觉到一股清新的浩然正气扑面而来。待他看清对方之后，原本苍白的脸立刻就变得红润起来，眉眼一挑，道：“公孙羽，这么多年不见，你还是一样野蛮啊。”

周遭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全是看热闹的。臭豆腐摊的小伙计正准备伺机上前索赔，还没伸出去半条臂膀，就见眼前刀光一闪，再听“啪”的一声，飞刀已经自公孙羽袖中飞出，稳、准、狠地把太史烨的名牌直直地钉在了马车门栏上，飞刀的位置正好卡过“史”字的那个框。

卖臭豆腐的小伙计咽了一口口水，默默地把手缩了回去，决定自认倒霉。

公孙羽语气淡淡：“下次再这么嘴欠，钉在那里的可就是你的舌头。”语未毕，公孙羽已经掉转马头，头也不回地策马离去。扬起一片灰尘，围观的人捂住口鼻，渐渐散去。

元昊僵着脖子看着这柄能亮瞎人眼的飞刀，感叹道：“好歹老爷也是公孙姑娘父亲的救命恩人啊，她下手也太狠了点吧！”

当年陈楚一战凶险万分，老陈王执意御驾亲征。公孙羽的父亲和陈陈王深入敌军内部却被围杀，太史延带着一组精兵拼死冲出重围才解救了老陈王和公孙羽的父亲。最后，在为公孙羽的父亲挡下致命一刀，又为老陈王挡下一箭的情况下，英勇地殉国了。

公孙羽自小习武，品性和她的父亲如出一辙。十五岁就继承父亲衣钵，披挂上阵，镇守边关，替父精忠报国，颇受将士们的爱戴和朝臣的赞扬，性格几乎和她的发小太史烨截然相反。

好不容易反应过来的太史烨赶紧捂上口鼻，从马车上下去，哼道：“这个凶女人，谁娶了她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说着就打了个大大的喷嚏。

元昊关切地问：“公子，你是受凉了吗？”

太史烨取出手绢优雅地擦擦鼻子，嫌弃道：“不，是被我们那个皇帝陛下的妖气给熏的……”

身处桌案前专心批折子的慕容祁也结结实实地打了个喷嚏。

李公公亦关切地问：“皇上可是受凉了？”

慕容祁揉揉鼻子道：“可能是太史烨已经进京了吧……”

殿外小太监匆匆来报：“皇上，朗月郡主求见。”

慕容祁立马笑得嘴都合不上，连说三声“快请”，还亲自起身迎接。

公孙羽礼数周全一番之后，笑着从怀里掏出那五份诏令，潇洒地甩了李公公一脸，而后抄着手问：“皇兄，来给妹妹我解释一下，这么威胁我是要做什么？”

慕容祁笑吟吟地挑出地上的第五本诏令，道：“朕要是不这么说，你会回来吗？”

公孙羽继续抄着手道：“别再告诉我举办什么招亲大会，全大陈就没人敢主动要求娶我。”

慕容祁立刻摇头加摆手：“不不不，绝不招亲，肯定不是招亲。”

当然不是招亲了，是直接赐婚啊傻妹妹，这你都信，果然还是太年轻了啊！慕容祁得意地想。

这里慕容祁还没缓住公孙羽的情绪，那里李公公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出卖了他：“皇上才不会给郡主招亲呢，是已经有中意的人选了。”

慕容祁一巴掌拍在李公公的头上，朝公孙羽咧开了大嘴，像傻子一样笑着。

公孙羽平静地看了慕容祁一眼，平静地道：“我要造反……”

慕容祁的笑就这么僵在了脸上。

公孙羽气沉丹田，又重复了一遍：“我要造反！”

“唉……也不知道你们都是怎么想的，天天喊着要造反的人都在忠心耿耿地守边关。”慕容祁手拿一本诏令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手心，叹气道，“可天天喊着忠君爱国的人心里却总盘算着要怎么造反。”

公孙羽听完这番话，脸色一沉，慕容祁赶紧抓住机会问：“快去看看太史烨沐浴完毕没有，朕急着见他。”

“皇上你这么想我是为哪般啊？”太史烨人未到，声先到。公孙羽眼明手快瞬间出手，太史烨抬袖间，长袖已经被牢牢地钉在了大殿的门上，动弹不得。

那一日，陈王宫里上至贵妃下至浣衣局宫女，全都知道朗月郡主公孙羽提着剑追杀瑾国公太史烨，追了大半个陈王宫。而就在追到第二圈的时候，太史烨脱了衣服直接往慕容祁专用的观清池里一跳，洗澡去了。

在公孙羽拔剑之前，慕容祁好心劝阻了一下：“好歹太史他父亲还是你父亲的救命恩人，妹子你别太较真了。”

太史烨却作死地说：“恩人也是我爹做的，不是我，跟我没关系。”

公孙羽已经将剑拔了出来，说道：“听到了吗？这可是他自己说的。”

如今太史烨“金蝉脱壳”，公孙羽怕毁了自己的名节，只好提着剑去找慕容祁。刚松了一口气的皇帝陛下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眼瞅着公孙羽气势汹汹地回来兴师问罪：“皇兄，有你这么坑自己妹妹的吗？你知道我平生最受不了的就是太史烨的矫情，你还把我跟他拉郎配，你没睡醒吧！”

慕容祁道：“那也没办法，为了让太史重新做人……”

公孙羽姿态悠闲地擦拭着剑，悠悠地道：“所以决定牺牲我？”

“也没到牺牲这么严重吧？”慕容祁默默地往后退了两步，“你们俩小时候就认识，反正他也没人要，不然你好心收了他？”

公孙羽“叮”的一声用剑直接在地上扎了个洞，斜着眼睛看他：“凭什么没人要的就要我收了？”

正巧此时李公公来报：“皇上，温国公求见。”

温国公魏恒，陈国开国元老之一，也就是慕容祁口中所谓“天天喊着忠君爱国的人心里却总盘算着要怎么造反”的人。

温国公风尘仆仆地进来，第一眼就被公孙羽的剑光闪到，不禁

眉头一皱，不悦地道：“郡主在大殿之上舞刀弄枪，这可是对皇上的大不敬，难道郡主意图不轨吗？”

公孙羽轻轻松松把剑拔出来，收剑回鞘，道：“温国公眼拙，我拿着的这是剑，非刀非枪。还有，我刚刚才跟我皇兄说我要造反，温国公有没有兴趣来平乱啊？”

温国公今天没兴趣平乱，他今天是来看热闹的。

于是温公正色道：“圣上面前，不可胡言乱语，就算郡主你是皇上的御赐皇妹，也不可口出狂言。”

三两句之间，太史烨已经舒舒服服地泡完澡回来了。公孙羽作势拔剑药砍他，太史烨连忙抬手道：“别忙着动手啊，我还没说到底同不同意呢。咦，这不是温国公吗？好久不见，幸会幸会。”

温国公笑脸相迎，客气道：“瑾国公有礼，从边关一路过来辛苦了，也难为你一年到头总是边关庆城地跑。”

太史烨顺着他的话不客气地道：“确实辛苦，你看，到了这里还要被凶女人追杀，说得好像谁愿意娶她一样。”

慕容祁连忙按住要发作的公孙羽，道：“太史，别一天到晚装柔弱，好像谁不知道你的能耐一样。朕这次召你和公孙回来，就是要给你们俩赐婚的。”

公孙羽率先回答：“我抗旨！”

慕容祁的脸色难看了三分，道：“别答得这么快啊，我还没问完呢！公孙羽、太史烨，朕最后再问你们一次，到底愿不愿意接受赐婚？”

从小到大都是相看两相厌的两个人默契地对视了一眼，这深深的一眼过后，两个人的心里都已经有了答案。

大殿里不约而同地响起两个坚定的声音——

“臣抗旨（领旨）！”

公孙羽一脸错愕，不可置信地看着始终嘴角上扬的太史烨。

这和说好的不一样啊！他刚刚那种眼神明明是“我也要抗旨”的意思啊！

旁边，温国公眉毛一挑，看好戏似的瞄这两人，悠悠地道：“瑾国公这翻脸跟翻书一样快啊。”

而和公孙羽一样诧异的还有慕容祁。他原以为这两个人应该异口同声地说“抗旨”的，万万没想到啊万万没想到，太史烨居然“浪子回头”转性了？想到这里，慕容祁脸上的表情不由得从惊讶变成了欣慰：这个太史烨总算是做了一件让朕舒坦的事了。

公孙羽懒得搭理太史烨的疯话，自顾自地拱手道：“请恕臣妹不能遵旨，且现在已经和太史烨意见不统一，想来也是因为彼此根本就不合适，请皇兄收回成命，臣妹也该回去镇守边关了。”

这话公孙羽说得很不老实。

慕容祁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果然还是散养的妹子，想法也野了，这不是摆明了要坑太史烨吗？嗯，说不定这可以当成太史烨的第一个挑战。所以慕容祁立刻顺着公孙羽的话说：“没关系，没感情可以慢慢培养的嘛。这样吧，就让太史陪你一同去边关好了。太史烨听旨，朕现在命你与朗月郡主一同前往陈梁边境镇守边关，无召不得回朝。”

谁不知道陈梁边境多风沙，往外面站上一时半刻，回来就能从脸上、身上刮下两斤泥来？按太史烨那个洁癖程度，他大概只能待在一个封闭的水桶里，把皮泡烂了都永不出来吧。

“用这种方式逼他知难而退，妹妹你学坏了啊！”慕容祁看着太史焯离去的背影，是这么感慨的。

公孙羽含笑拱手谦虚道：“还是皇兄你榜样做得好啊。”

可惜公孙羽还是比不过慕容祁这个榜样，她原以为用这种手段可以逼太史焯不再玩笑似的同意这门荒唐的婚事，没想到慕容祁还有后招在后面。当日他就昭告天下，宣布了朗月郡主和瑾国公的婚事，并且宣扬了一下未婚夫妻俩的忠心，号称这二人决定以夫妻之名先保家卫国，日后再成婚。同时，他以此号召天下有情人都向他们夫妻俩学习，一时间竟成为大陈的一段佳话。

这段佳话传到公孙羽耳朵里的时候，她正默默地被气得内伤，怒掀了桌子；传到太史焯耳朵里的时候，他正在温国公府上鉴宝。

因为这一次回来得仓促，慕容祁并没有给他妥善地准备住所，而瑾国公府也正在修缮中。又架不住温国公的盛情邀请，左右两个人都是国公，太史焯就恭敬不如从命地住进了温国公府。

传闻温公有个藏宝阁，于是身为贵客的太史焯就有幸被请去一观。

进入之前，温国公客气道：“瑾国公随意看，若是相中什么千万别跟我客气啊。”

太史焯当然不会客气。

“温国公，你这玉如意色泽通透，是个宝物啊。”

“温国公，这琉璃樽样式奇巧，我见所未见。”

“温国公，这是传说中的和氏璧吧！”

“温国公……温国公……温国公……”

那一日，太史焯将温国公的藏宝阁搜刮一空，所剩东西寥寥无

几。最后，太史烨盯着那尊七足鼎道：“这鼎太大了，我的瑾国公府还没修缮好，没有地方放，暂时先寄存在这里，回头修好了再来取，还要麻烦温国公照看一阵了。”

温国公忍着心里一口血没有喷出来，强颜欢笑道：“哪里哪里，瑾国公喜欢就好。若将来还有宝物入府，再请瑾国公来一观。”

太史烨心情大好，道：“好说，好说！时候不早了，一会儿我就要和公孙一起出发去边关了，多谢温国公的慷慨招待，后会有期。”

听说这件事的公孙羽和慕容祁差点憋笑憋出内伤，尤其是看到太史烨一脸兴致勃勃时温国公明明心中悲痛万分脸上却还要摆出一个新媳妇的笑脸来附和，那种看人憋屈的痛快感简直是爽啊。

公孙羽凑过去跟慕容祁耳语：“温国公一定不知道太史烨最擅长的就是不要脸了。”她顿了一下，又道，“也一定不知道他的不要脸就是你纵容的。”

慕容祁做戏似的佯装责备太史烨：“太史，你太过分了，怎么能白要温国公这么多东西呢？”

温国公连忙道：“是老臣自愿给的，老臣收藏的宝物能得到瑾国公的青睐，是它们的福分。”

后来，太史烨就带着这样的“福分”和公孙羽一起出发了。

一路上，公孙羽极力忍耐太史烨动不动就要洗澡、敷脸的行为，三番五次刀剑相向。太史烨不仅不以为意，还十分欣然地接受了公孙羽对他“洗澡池里开出来一朵厚脸皮的奇葩”这样的调侃之言，连元昊都听不下去了：“公子，郡主说话也忒难听了，难道你就不生气吗？”

公孙羽在前面骑马引路，太史烨在马车里悠闲地摇着扇子：“我

不跟性别不明的人计较，又何必在意呢？”

元昊幽怨地看着这反过来的场景，心里忧伤地为自家公子默哀了一把：这么不要脸，果然注定孤独一生啊。

越是接近边关，风沙就越大。这两天，太史烨已经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皮肤有些不适了，不仅干燥，还脏得快，心中隐有几分焦躁感。直到进入峦城，太史烨终于爆发了，就在他从脸上抹下一层暗黄色的灰尘的时候。

太史烨几乎是飞奔而去蹦进浴池，正当他舒舒服服地靠在池边享受的时候，公孙羽的身影出现在他身后。

她好心提醒道：“这水已经好几天没换过了。”